
蒙文通編

古史甄微

自序

乙卯春間。蒙嘗以所述孔子古文說。質之本師。井研廖先。廖先不以爲謬。因命曰「古言五帝疆域。四至各殊。祖孫父子之間。數十百年之內。日闢日蹙。不應懸殊若是。蓋緯說帝各爲代。各傳十數世。各數百千年。五行之運。以子承母。土則生金。故少昊爲黃帝之子。詳考論之。可破舊說一系相承之謬。以見華夏立國開化之遠。迥非東西各民族所能及。凡我國人。皆足以自榮而自勉也。」蒙唯諾受命。已十餘年。終未遑撰集。丙寅夏間適蓉。趨謁羅江葉秉老世丈。葉丈博物能文。淹貫史乘。訊蒙於乙部。曾用何功。倉皇之間。無以爲答。支吾數語。漸悚無似。蓋學殖荒落。根底未充。一遇通人。輒瞠目無對。固其宜也。丁卯歲首稍暇。遂發憤撰集。謀以酬廖師之命者。應葉丈之責。搜討既終。疑文翳集。爰原本遂古。迄於春秋。撰爲此篇。本爲究論史乘。而多襲注疏圖緯之成說。間及諸子。殆囿於結習而使然也。稿既脫。凡十二篇。約六萬言。卽以教於成都大學。再教於成都師範大學。稿又易。三教於四川大學及敬業學院。增補益多。洽歲之間。稿凡三易。於是文通將有金陵之游。踐師門五年之約。南充張方老世丈曰。且

稍留。試爲我寫定之。則又淹遲成都三閱月而四定稿又畢。經學抉原、天問本事、初稿、亦次第錄出。約四萬言。經學抉原一篇。猶是舊作導言之旨。蓋以天問本事一篇。以見楚人一派之學。三篇循環相通。而文通年來言學大意。備於是矣。稿稍成而羣盜阻兵。烽火突起。欲行不得。東望江表。憤懣何如。士貴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。吾行已先不信。尙何冀人之信吾言。而況此非毀堯舜。譏短湯武。狂悖之論哉。則草定此篇之意。不可以不敘也。

敘曰。晚近言學。約有二派。一主六經皆史。一主託古改制。二派根本既殊。故於古史之衡斷自別。數十年來。兩相詆譏嘲嘖。若冰炭之不可同刑。言今古學者且復以是爲判。然苟今古學之義不明。則古史正未易理。今世之言今古學者。固自與古不同。在昔兩漢言學。嚴守師法。各有義類。統歸於同道。則交午旁通。於異家則不相雜越。篤信謹守。說不厭詳。而晚近言學則異是。劉（逢祿）宋（翔鳳）龔（自珍）魏（源）崔（適）康（有爲）之流。肆爲險怪之辯。不探師法之源。徒譏訕康成。詆訐子駿。卽以是爲今文。至若冒僞孔書傳而曲信皇甫士安。究不明兩家之說爲同爲異。斯謂之能訕鄭則可。謂之今文則不可。惠（士奇）金（鐔）陳（奐）鄭（漢勛）其陳說禮數。亦何嘗不徵之先秦以易後鄭。途徑豈出龔魏下。

彼則不自命爲今文。此乃張恣緯以駭俗。董伏韓楊之術。豈其若斯。若張惠言陳壽祺之遽論。則庶有當於今文家法之學。是前代之今文惟一。近代之今文有二。魚目混珠。朱奪於紫。其敝也久矣。今文之末流如是。而古文之詛惑亦莫不然。徒詆讖緯。矜蒼雅。人自以爲能宗鄭。而實鮮究其條貫。交口贊康成。毀范寧。於其旨義之爲一爲二。乃未之詳察。至若劉賈馬鄭之或變或合。更莫探其原委。謂之能阿鄭則可。詎何關於古文。今文古文之界別且不明。徒各據緯候蒼雅爲根實。以訕鄭阿鄭爲門戶。則今世言今古學之大本已乖。又何論於改制託古六經皆史之談。蓋此二說者。文無徵於古。義或爽於正。固未可依之以斷義。惟一捨此末世之浮辭。守先師之遺訓。考其家法。推其條例。以致其密。說雖難備。義尙有歸。如北學言史。要不遠於譙周。（古史考）南學言史。終未越乎皇甫。（帝王世紀）古文學既南北異趣。今文學亦齊魯殊致。適海適岱。言各有宗。觸類而通。然後於漢師之學。古史之事。庶可略知方軌。然此猶局乎孔氏一家之言。班馬以來之說。未可以上窮古史之變也。古史奇聞。諸子爲詳。故訓讖緯。駁文時見。比輯驗之。則此百家雜說。自成統系。若或鄰於事情。而六藝所陳。動多違忤。反不免於迂隔。搜其散佚。讓其奇說。自足見儒家言外若別有信史可稽。經史截分爲二途。猶涇清渭濁之不可

混。故方古史甄微初稿之成。則於託古改制之說。雖欲不信而不得。更後讀楚詞天問。見其持說乃又不同。王逸序言「屈原見楚有先王之廟。及公卿祠堂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。琦瑋儵倅。及古聖賢怪物行事。因書其壁。呵而問之。」是天問所陳。皆楚人相傳之史。山海經雅與符會。諒同本於楚人之舊傳。既大異於六經。復不同於諸子。乃恍然於古史甄微所述。多本韓非之意。同符汲冢之書。別是北方三晉所傳。而儒家六經所陳。究皆魯人之說耳。蓋魯人宿敦禮義。故說湯武俱爲聖智。晉人宿崇功利。故說舜禹皆同篡竊。楚人宿好鬼神。故稱虞夏極其靈怪。三方所稱述之史說不同。蓋卽原於其思想之異。古史甄微備言太古民族。顯有三系之分。其分布之地域不同。其生活與文化亦異。六經、汲冢書、山海經、三者稱道古事各判。其卽本於三系民族傳說之史固各不同耶。晉之乘、楚之檮杌、魯不修之春秋。其文寥落不可知。其義則彰然可識也。況天問所述。託始女媧。而莊子稱赫胥豸章。周易繫辭始自伏羲。而子思稱東扈。韓非五蠹始自途人有巢。而商君稱吳英。所陳不同。非苟而已。山經頗稱帝俊。而北人之傳無之。郊子稱道少昊。大戴禮記、呂氏春秋、述五帝皆不之及。兩家所說蓋本之荀卿李斯者耶。是三方言首出之王既殊。言繼世之王又各異也。余舊撰經學導言。推論三晉之學。史學實其正宗。

則六經天問所陳。翻不免於理想虛構。則六經皆史之談。顯非諦說。託古改制之論。亦未必然。誠以今文家改制之言。以經之所陳。作自孔氏。然終無以解於左國之書。以左書多符六經。安得曰不祖孔子。左書而非祖孔子。則孔子所改制而左國能偶同之者何耶。儻東方之舊傳實然。故左孔同符。而別異於晉楚人之說也。此改制之說所由難通。而推本於鄒魯。晉楚三方傳說之殊。理或爾也。且改制所本。依於春秋公羊。說者謂隱公改元。卽爲王魯之證。然天子改元。卽事天地。諸侯改元。卽事社稷。禮家斷其義。左氏紀惠公之元。國語晉依獻公文公紀元。春秋述其事。安在隱公元年。卽爲春秋當新王之義。素王之說既搖。卽改制之說難立。至劉知幾之惑經疑古。更足徵經史之分途。晚近六經皆史之談。既暗於史。尤病於史。似於劉氏所惑所疑。蓋已了無疑沮。而於孔子所傳微言大義。更若存若亡。此六經皆史。託古改制兩說之所不易明。而追尋今古之家法。求晉楚之師說。或有當也。然天問山經。爭涉神話。語多靈怪。民神糅雜。其可據以說南人之史耶。蓋山經之作。五篇之文最先。而海內外大荒。皆屬後起。在後篇言之神怪者。在山經皆爲樸略之人。亦猶世傳關羽事多異聞。乃非陳壽所宜知也。知天問山經所述。自爲楚之史文。九歌所詠雲中君。少司命之類。乃楚之神鬼耳。而天問所陳。雅不涉於九歌。

九歌所頌。復不涉及天問。則楚人神之與史。其辨本明。持此以驗三方傳說之殊。儻未爲失。推此以尋。則見晉楚之史。不與鄒魯同科。三系之說明。而古史大略或可求也。請姑就孟子書證之。孟子之書。盡人所信。今以孟子書證孟子書。見儒家言外。顯有異家之史存於其間。孟子所稱述者若可疑。而孟子所斥責者翻若可信。試列陳之。(一)萬章問曰。「人有言。伊尹以割烹要湯。有諸。」孟子曰。「否。不然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。而樂堯舜之道焉。湯三使往聘之。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。」孟子所陳。與萬章所問各異。而韓非難言。「湯。至聖也。伊尹。至智也。夫以至智說至聖。然且七十說而不受。身執鼎俎。爲庖宰。昵近習親。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。」則韓非之說。足證萬章之非誣。固別一說也。若天問說伊尹之事。又自不同。其曰。「成湯東巡。有莘爰極。何乞彼小臣。吉妃是得。水濱之木。得彼小子。夫何惡之。賸有莘之婦。」說既荒唐。異於孟子韓非所論。呂氏春秋本味篇。「有佚氏女子採桑。得嬰兒於空桑中。獻之其君。察其所以然。曰其母居伊水之上。孕。夢有神告之曰。白出水而東走。母顧明日視白出水。告其鄰。東走十里。而顧其邑。盡爲水。身因化爲空桑。故命曰伊尹。伊尹長而賢。湯聞。使人請之。有佚氏。有佚氏不可。伊尹亦欲歸湯。於是請娶婦爲婚。有佚氏喜。以伊尹爲媵送女。湯得伊尹。設朝而見之。說

湯以至味。」此又一說也。呂覽所言，卽述天問之事。又連及鼎俎庖宰並爲一說。蓋後起之書，兼備衆議矣。是伊尹要湯之事惟一，而孟子、韓非、天問、三家之說不同。墨子「湯將往見伊尹，令彭氏之子御。彭氏之子曰：伊尹，天下之賤人也。君欲見之，亦令召問焉。彼受賜多矣。」則孟子之說，惟墨翟與合。豈以鄭魯所傳自相同，而與晉楚之說各異耶？孟子言「伊尹五就湯，五就桀」，則非耕於莘野之人也。治亦進，亂亦進，聖之任者。墨子亦言「成湯舉伊尹於庖廚」，則割烹之說反若可信。以孟子證孟子，則韓非之說有徵，而孟子之說可疑也。(二)「萬章問或曰：百里奚自鬻於秦，養牲者五羊之皮，食牛以要秦穆公，信乎？孟子曰：否，不然。好事者爲之也。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，年已七十矣。」史記趙良說「百里奚，荆之鄙人也。自鬻於秦客，被褐食牛。」呂氏春秋慎人「公孫枝以五羊皮買之，而獻諸繆公。」韓非說林「公孫枝自刖而尊百里。」莊子「奚飯牛而牛肥，繆公忘其賤，與之政。」此又一說也。皆足證萬章所問不虛。孟子曰「百里奚舉於市」，是亦說自鬻食牛事。以孟子之言足證孟子之言可疑也。(三)孟子以文王爲以德行仁者王，孔子亦贊文王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可謂至德。」凡孔孟之稱美文王者至矣。然韓非內儲言「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，令之問紂而

亂其心。」喻老言紂索玉版事。謂周惡賢者之得志也。淮南道應訓言「文王爲玉門。築靈臺。相女童。以待紂之失。」此又一說也。與孔孟之言迥別。天問則曰「伯昌號衰。秉鞭作牧。何徹彼岐社。命有殷之國。」正緯書所謂赤雀銜丹書降周之岐社。而文王制命稱王。此又一說也。而屈子亦深以周之代殷爲疑。孟子曰「取之而燕民不悅則毋取。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。」既言「文王由方百里起。」又曰「湯以七十里。文王以百里。」則文王之受封可知。復言「文王之圍方七十里。民猶以爲小。」則太王文王翦商之志不尤顯耶。以孟子書證孟子書。亦足見韓非所言文王之積慮處心鄰於實。而孔孟所言爲疎。斯皆文飾之迹。有所不能全泯者也。（四）孟子曰「太公避紂。居東海之濱。聞文王作。輿曰。盍歸乎來。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」此一說也。而離騷則云「呂望之鼓刀兮。遭周文而得舉。」天問曰「師望在肆。昌何識。鼓刀揚聲。后何喜。」此又一說也。齊世家謂「太公以釣魚好周西伯。」呂氏春秋「太公望。東夷之士也。欲定一世而無其主。聞文王賢。故釣於渭以觀之。」韓非喻老說「文王舉太公於渭濱。」史記。范雎說秦王曰「呂尚之遇文王也。身爲漁父。而釣於渭濱耳。」此又一說也。皆與孟子不合。尙書大傳言「散宜生。閔天。南宮括。三子者學於太公。太公見三子知爲賢人。遂與

三子見文王於美里。」史記言「呂尚處士隱海濱。周西伯拘美里。散宜生、閔夭、素知而召呂尚。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。又善養老。盍往焉。」史公之說。即本之大傳。與孟子同。又足見太公之事惟一。而孟子、韓非、天問三家之說又各不同。范雎、魏人。故與韓非合。伏生與孟子同為東方儒家之說。又能自相合也。(五)孟子曰「傳說舉於版築之間。」而韓非言「傳說轉鬻。」與孟子之說不同。墨子「傳說被褐帶索。築乎北海之洲。」異乎韓非北方之傳。而合於孟子。同為東方之說。若莊子則云「夫道無為無形。傳說得之以相武丁。奄有天下。乘車維。騎箕尾。而比於列星。」斯南方之說。又自殊也。(六)孟子曰「伯夷、聖之清者也。」孔子曰「伯夷、叔齊餓於首陽之下。」此鄭魯之言也。韓非則曰「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之下。」而汲冢書言「伯夷、叔齊去隱於首陽山。或告伯夷、叔齊曰。胤子在鄆。父師在夷。奄孤竹而君之。以夾燭王燼。商可復也。」則夷、齊豈肥遯自甘者耶。此三晉之說。又不同也。天問言「驚女采薇。鹿何祐。」說者引古史考。列士傳。釋之。古史考言「夷、齊采薇而食。野有婦人謂之曰。子義不食周粟。此亦周之草木也。於是餓死。」列士傳言「二人遂不食薇。天遣白鹿乳之。得數日。夷、齊私念此鹿肉。食之必美。鹿知其意不復來。二子遂餓而死。」此又天問楚人荒唐之說。與三晉鄭

魯又不同也。(七)孟子曰「舜生於諸馮。遷於負夏。卒於鳴條。東夷之人也。」淮南子以「舜征三苗。道死蒼梧。」則舜以征三苗不死於東而死於南也。異於孟子。而魯語展禽謂「舜勤衆事而野死。」此又以舜非死於征三苗。意與孟子合。則鄒魯所傳自相同。而與淮南、檀弓等異家之說殊也。(八)

「咸邱蒙問。語云盛德之士。君不得而臣。父不得而子。舜南面而立。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。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見瞽瞍。其容有憂。孔子曰於斯時也。天下殆哉。岌岌乎。孟子曰否。此非君子之言。齊東野人之語也。堯老而舜攝也。」然呂氏春秋說「堯傳天下於舜。禮之諸侯。妻以二女。臣以十子。身請北面朝之。」韓非子忠孝稱記曰「舜見瞽瞍。其容造焉。孔子曰當是時也。危哉天下岌岌。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。君固不得而臣也。」則咸邱蒙所持以問。固孟子而外。異家所述之史文也。(九)孟子曰「堯崩三年之喪畢。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。」而汲冢古文云「昔堯德衰爲舜所囚。又云舜囚堯。復偃塞丹朱。蓋囚堯偃朱二城。是南河之南處也。」與孟子不合。韓非子難三則曰「夫堯之賢。六王之冠也。舜一從而咸包。而堯無天下矣。」亦與孟子不合。而與汲冢古文合。孟子曰「舜崩三年之喪畢。禹避舜之子於陽城。」韓非忠孝則曰「舜偏堯。禹偏舜。湯放桀。武王伐紂。」管子曰「舜禪夏禹。」

於洞庭之野。」則征三苗道死蒼梧時也。亦與孟子不同。孟子曰「禹崩三年之喪畢，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。」韓非子外儲則曰「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，已而以啓人爲吏。及老而傳天下於益，而勢重盡在啓也。已而啓以友黨攻益，而奪之天下。」又與孟子不合。若莊子則曰「堯讓天下於許由，許由曰子無所用天下爲。又讓天下於子州支父。子州支父曰我未暇治天下也。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。北人無擇因自投清冷之淵。舜以天下讓石戶之農。石戶之農夫負婦戴攜子以入於海。」是道家者流南方之說。既異於韓魏之傳。復異於鄒魯之說也。汲冢古文言益于啓位啓殺之。與韓非合。汲冢、魏書與韓非同爲三晉北方之說。故能自相同耶。墨子尙賢云「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。授之政。天下平。禹舉益於陰方之中。授之政。九州成。」墨子所言乃能與孟子合者。亦以同爲東魯之說。故又自相同也。(十)「萬章曰象日以殺舜爲事。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。孟子曰封之也。或曰放焉。」而韓非忠孝說「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。象爲舜弟而殺之。妻帝二女而取天下。」孟子韓非說象事又各不同。(十一)孟子曰「太甲悔過自怨自艾。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。復歸於亳。」而汲冢古文言「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。」韓非說疑又稱記曰「堯有丹朱。而舜有商均。啓有五觀。商有太甲。武王有管

蔡。五王之所誅者。皆父兄弟之親也。」則謂太甲之事與五觀管蔡同也。是孟子韓非說太甲又不
同。(十二)「萬章問人有言。至於禹而德衰。不傳於賢而傳於子。孟子曰否。不然也。」而新序節士
「禹問伯成子高曰。及吾在位。子辭諸侯而耕何。子高曰昔堯舉天下而傳之他人。舜亦猶然。今君之
所懷者私也。貪爭之端自此始。德自此衰。刑自此繁也。」淮南子說「有扈氏爲義而亡。」高誘注謂
「有扈氏以堯舜舉賢。而禹獨與子故伐啓。」則萬章所問又上合於伯成子高與有扈氏之義。而異
於孟子之說也。(十三)萬章曰「殺三苗於三危。殛鯀於羽山。」此謂誅有罪也。史記云「流共工
於幽陵以變北狄。放驩於崇山以變南蠻。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。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。」此謂
以成化也。晉語五「曰季曰舜之刑也殛鯀。」韓非子說「堯不聽舉兵而誅其工於幽州之都。誅鯀
於羽山之郊。」則誅討有罪者三晉之說也。左氏文十八年傳「季文子曰舜臣堯。流四凶族。投諸四
裔。以禦魑魅。」魯語展禽以「魼障洪水而殛死。」與舜勤衆事而野死。稷勤百穀而山死。并舉。則以
教民成化者魯人之說。而史記用之也。若天問則曰「永遏在羽山。夫何三年不施。」又曰「鸛龜曳銜。
魼何聽焉。化爲黃熊。巫何活焉。」則誣怪之說。固不足論。是伯魼之事惟一。而楚人與鄒魯三晉所道

又各異也。(十四)孟子曰「由堯舜至於湯。五百有餘歲。由湯至於文王。五百有餘歲。由文王至於孔子。五百有餘歲。」又曰「由周而來。七百有餘歲也。」此魯世家、劉歆、班固之所本。馬遷、班固又言「夏十七王。殷三十一王。」卽本之三朝記少間。「禹崩十有七世有桀。成湯崩二十二世有武丁。武丁崩九世有紂。」此鄒魯之說也。而韓非說「虞夏二千餘歲。殷周七百餘歲。而不能定儒墨之真。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。」與孟子殊。而汲冢古文言「夏年多殷。」與韓非合。律歷志言「張壽王治黃帝調歷。言黃帝至元鳳三年。六千餘歲。又疑帝王錄。舜禹年歲不合人年。」壽王又言伯益爲天子代禹。同於韓非竹書。此又三晉之說也。神農作太初歷。而律歷志言「前歷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。至於元封七年。」此當卽寶長安單安國治終始言「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」之說。所由本。黃帝調歷爲晉人之說。神農太初爲楚人之說可知。由此見卽孟子之書。顯有矛盾不同之史存於其間。韓非、汲冢之書皆與孟子異而自相同。惟墨子、展禽等魯人之說能與孟子合。而異於白季、韓非三晉之說。離騷天問楚人之說。又自差殊。然荒唐悠謬。置之可也。以孟子書證孟子書。或時又自相違反。足證北方三晉之學鄰於事實。韓非難一言「歷山之農者侵畔。舜往耕焉。期年剛畝正。河濱

之漁者爭坻。舜往漁焉。期年而讓長。東夷之陶者器苦窳。舜往陶焉。期年而器牢。仲尼歎曰：耕漁與陶，非舜官也。而舜往爲之者，所以取也。舜其信仁乎？或問儒者曰：方是時也，堯安在？其人曰：堯爲天子，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？聖人明察在上位，將使天下無姦也。今耕漁不爭，陶器不窳，舜又何德而化？舜之救敗也，則是堯有失也。賢舜則去堯之明察，聖堯則去舜之德化，不可兩得也。且舜救敗，期年已一過。三年已三過。舜有盡，壽有盡，天下過無已者，以有盡逐無已，所止者寡矣。」是不特三晉所傳之史與鄆魯不同，韓非且進而擊儒者之傳。俛孔子之說，已開惑經疑古之端也。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而十過述由余之言曰：「昔者堯有天下，飯於土簋，飲於土鑊，其地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，莫不賓服。堯禪天下，虞舜受之，作爲食器，斬山木而財之，削鋸修其迹，流漆墨其上，輸之於宮以爲食器。諸侯以爲益侈，國不服者十三。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，禹作爲祭器，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，纒帛爲茵，蔣席，頗緣，觴酌有采，而樽俎有飾，此彌侈矣。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。夏后氏沒，般人受之，作爲大路而建九流，食器雕琢，觴酌刻鏤，四壁堊墀，茵席雕文，此彌侈矣。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。」是韓非以堯舜禹湯，胥不得爲恭儉之主。周監二代，郁郁其文，而武王征四方，凡愍國九十有九國，周

公東征熊盈族十有七國。由韓非視之。將周之益侈而國之不服者彌多耶。韓非外儲說「堯以其天下讓許由。許由必不受也。是則堯有讓許由之名。而實不失天下也。」是唐虞之禪讓其名。而舜禹之讓奪其實也。說林上言「湯已伐桀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。因乃讓天下於務光。而恐務光之受之也。乃使人說務光曰。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。故讓天下於子。務光因自投於河。」殷祝言「桀三致國於湯。一徙於不齊。再徙於魯。三徙於南巢。然後湯卽天子位。」是湯之讓務光也。爲僞。實已伐桀。而仍僞爲禪讓之迹以飾之。姦劫弑臣言「古有伯夷叔齊者。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。餓死首陽之陵。」夫伯夷扣馬之諫不售。恥周而逃之。而武王反以天下讓伯夷者何耶。孟子言「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。不與惡人言。」則其求仁得仁。餓於首陽之下。武王周公。正伯夷之所謂之惡人耶。足知三晉史文。比於鄭魯六藝。非徒節末之殊。而實根本之異。其君則湯武堯舜。其臣則伊周禹稷。固無殊於五霸六國之人。人類自有史以來。古今一揆。上古不爲治。季世不爲淫。韓非所論。固迥別於孟子屈原所聞。三方史說互異。卽本孟子書可推而見之。北人所傳近真。亦本孟子書可推而見之。此較明之證也。知斯旨也。則於同一事而後人傳說各異。莫可考其出於周秦何派者。亦可以義推而得之。試再於孟子求之。

若萬章曰「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階，瞽瞍焚廩，使浚井，出，從而拚之。」趙岐註謂「捐階，舜即旋從階下，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，浚井，舜入而即出，瞽瞍不知其已出，從而蓋其井。」此一說也。史記說「使舜上塗廩，瞽瞍從下縱火焚廩，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，又使舜穿井，舜穿井爲匿空旁出，舜既深入，瞽瞍下土實井，舜從匿空出去。」此又一說也。沈約註竹書，梁武帝作通史，及宋書符瑞志，並云「使舜滌廩，二女曰鶉，汝衣裳，鳥工往，得飛去，又使浚井，二女曰去，汝裳衣，龍工往，自旁而出。」郭璞注山海經云「二女靈達，能以鳥工龍裳，救井廩之難。」列女傳（索隱引）「二女教舜鳥工上廩。」此又一說也。三說雖見於漢人，然既知晚周三方立說之殊，則足見漢人三說之各有所本。史公所取，顯爲北方三晉之言。劉、郭則南方楚人神怪之說，而趙氏則爲東方鄒魯儒者之說，可明也。再推此例以究，則凡後世儒者所述異聞，皆略可推見所本。百家雜說雖繁，未嘗不可分析以究之，使各就條理。蓋在戰國以前，三方傳說，本自分明，述文者各守所聞，不相淆亂。自呂不韋使賓客人人著所聞，集論以爲呂氏春秋，糅合衆說，號爲雜家。太史公、淮南子、韓嬰、劉向繼之，而先秦舊史統系乃不可理。蓋亦猶鄭康成糅合今古兩學，以意取舍，而兩漢師法在昔，粲若列眉者，是後遂不可理也。今以孟子之說爲